

## 诗是心之歌

兼怀曾卓先生

□魏天无

《没有我不肯坐的火车》(以下简称《火车》)作于2001年10月,是曾卓先生定稿于病榻的诗章。半年后的2002年4月,诗人告别了他深爱的世界。如果说,《悬崖边的树》因其特定的写作时间,成为诗人多舛命运真实的写照,从而引发了有相似经历或感受的一代人的深切共鸣,那么,《火车》则是垂暮之年的诗人献给世界,献给“同时代人”,也是献给自我的一首赞美诗。一位读者即便是初次接触诗人的诗,也会与之产生共情,耳畔回响起飞驰的车轮与锃亮的铁轨摩擦出的美妙旋律。沉疴难起的诗人自走到生死的临界点,也像是那棵“悬崖边的树”。但他绝不甘心于“倾跌进”死亡的幽谷,而是一次次梦想着“展翅飞翔”:

在病中多少次梦想着/坐着火车去作长途旅行/一如少年时喜爱的那句诗:“没有我不肯坐的火车/也不管它往哪儿开”

也不管它往哪儿开/到我去过的地方/去寻找温暖和记忆/到我没有去过的地方/去寻找惊异智慧和梦想

也不管它往哪儿开/当我少年的时候/就将汽笛长鸣当作亲切的呼唤/飞驰的列车/永远带给我激励和渴望

此刻在病床上/口中常常念着“没有我不肯坐的火车”/耳中飞轮在轰鸣/脸上满是热泪/起伏的心潮应和着列车的轰鸣

“没有我不肯坐的火车/也不管它往哪儿开”,如诗人言明,来自少年时读到的诗句。这两行诗出自美国诗人埃德娜·圣·文森特·米莱(Edna St. Vincent Millay),她被认为是拥有最广泛读者群的美国女诗人,几乎与艾米莉·狄金森齐名。英国作家、诗人托马斯·哈代曾说:“美国有两个引人注目的地方,一个是摩天大楼,另一个就是米莱的诗歌。”令人奇怪的是,狄金森的诗有多种中译本,且不断被新译,米莱诗的译本则很少见到。想来曾卓当年读的英文诗集。感谢老友,诗人、翻译家李以亮在美国诗歌库网站,耐心搜索出米莱的这首《旅行》(“Travel”),并译成中文(英文原作略):

火车的铁轨在几英里之外,/白天充满了人声的喧嚣,/整天没有一列火车经过/我却听到它的汽笛在尖叫。

整夜没有一列火车经过,/不过黑夜倒适合睡眠和做梦,/我见到煤渣映红了天空,/听到它蒸汽升腾的引擎轰鸣。

我的心因结交的友谊而温暖,/更好的朋友也许我不会有;/没有我不肯坐的火车,/也不管它要往哪里开。

米莱诗中汽笛的尖叫声,穿越岁月风尘,长久回荡在一位异域诗人的心灵世界,终至化作“亲切的呼唤”。实际上,前者的汽笛尖叫声同样出自想象,因为铁轨在几英里外,而且整天、整夜“没有一列火车经过”;它也是一种召唤,在“人声的喧嚣”中显得如此急迫,希望唤醒“沉睡和做梦”的人。我们能够感觉到米莱诗中“我”的不合群,沉浸于自我世界。当喧嚣平静,人们进入梦乡之时,她却发现另一个神奇的、令人心跳加速的世界:看到的是“煤渣映红了天空”,听见的是“蒸汽升腾的引擎轰鸣”。她渴望坐上火车去结交更多的朋友,探索更广阔的世界。

曾卓的诗显然不只是简单借用米莱诗句,而是与之形成紧密的互文。可以说,没有米莱的诗句,就没有曾卓诗的激情洋溢的延展与倾诉。互文是新诗中常见现象。广义上说,每一首诗都与之前的文本有或隐或现的联系,彼呼此应,共同构造浩瀚深邃的文字世界。在曾卓诗中,互文有更为隽永的意味:藉由诗性想象,垂垂老矣的人回跃到充满天真幻想与美好憧憬的少年时代,重新起步,“去寻找惊异智慧和梦想”。想象并不是诗歌的表达方式或抒情手段,它就是诗,是诗歌语言的肌理。诗人的工作,如同加拿大批评家弗莱所说,不在于描述自然,而是“向你呈现一个完全由人的心智所吸纳和拥有的世界”。在此意义上,写于1970年的《悬崖边的树》也是一首“心之歌”。我们可以说那棵树是诗中的写景之景、托物之物,但它更是一株“心之树”,是向内心转化的结晶。彼时的诗人要凝聚一切力量,构建一个心灵世界。这个心灵世界“比长期威胁敌对人类的那个充满灾难的命运世界更强大”(里尔克)。

曾卓写下《火车》之时,蒸汽机车已为内燃机车、电力机车所取代,但火车依然是现代速度与激情的象征,频现于现代诗歌中。与之伴随的汽笛长鸣,则引人生发无穷遐想。全诗四节,比米莱的诗多出一节。其中,首尾两节有明显的呼应关系,重复点明病中状态,显示此时此刻梦想的弥足珍贵。他希望以衰老之躯继续少年时代的梦想,令人动容,而梦想的可贵正在于它的永无止境。中间两节均以“也不管它往哪儿开”领起,连贯一

□ 马德

便形容憔悴,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于是,开始怀疑身体出了毛病,去了好几家医院,把自己的身体检查了好几遍,诸器官一切正常。既然器官没有问题,那就是精神出了问题,他开始怀疑自己得了抑郁症,为此还去了几次精神病医院。如此折腾了好多趟,状态愈发变差了。

有人劝他,你现在上了岁数,晚上睡觉少也正常,多锻炼多活动,再把饭吃好了,对身体是不会有影响的。老兄说,“不行啊,我以前一沾枕头就着,一睡就是七八个小时。现在才睡这么几个小时,时间长了,身体抱屈啊。”

旁边一位比他岁数还大的老者说话了,“我在你这个岁数的时候,也开始睡觉少了,一宿也只睡两三个小时。但我觉得,人活到这个岁数,觉少是正常的,因为没跟自己过不去,也就这么傻吃傻喝快乐呵地过来了。”果然,老者面色红



不菜(国画) 韦伶作

体。当然,也可以重复出现的“少年”一词为标志,将第一、二节看作第一部分,第三、四节看作第二部分,即:诗是从现实转向回忆,又由回忆转回现实,而打通这两者的正是永不泯灭的梦想。米莱的诗每节四行,曾卓的诗前三节为五行,最后一节为六行,仿佛暗示“心潮的起伏”“列车的震荡”的延续。米莱原诗用的是交韵(abab),曾卓诗首节未入韵,第二节始押“ang”韵,较为分散,但响亮的脚韵里有昂扬的情怀,未竭的渴望。

曾卓的诗中,不只有《火车》采用互文手法。早前,预感到生命冬天的来临,诗人写下《冬天的爱》。结尾是:

如今/我在生命的冬天面对季节的冬天/难道就只能伴着炉火/饮一口清茶回忆往事么/呵,渴望到大野去/迎风而立默念着/“念天地之悠悠……”/而傲然长啸

与陈子昂《登幽州台歌》的互文是显在的,但“大野”一词里的互文手法则比较隐蔽。与陈子昂同时代诗人李崧《石赋》开篇写道:“代有远游子,植杖大野,周目层岩,睹巨石而叹曰:兹盘礴也,可用武而转乎!兹峭峙也,可腾踔而登乎!”赋中植杖的游子形象,极目辽阔原野发出的感叹,感叹中生发的跃于巨石之端的想象,与曾卓的诗在在契合。诗人以“傲然长啸”反转陈子昂的“独怆然而涕下”,渴望继续远游、跋涉的激情昭然若揭。此声“长啸”中,似也叠合着沉淀在诗人记忆深处那声声汽笛的长鸣。

曾卓1996年接受采访时曾说,90年代之后写得比较少,是因为把诗看得过于神圣,不能以轻易的态度对待它。他引用法国诗人缪塞的话说:“我宁可写一首诗,让人读一千遍,也不愿写一千首诗,让人只读一遍。”他始终坚信“没有感情就没有诗,诗是心的歌”。自然,有感情并不意味着就有诗,感情过于热烈反而会“杀死”诗。但正像T.S.艾略特说“诗不是放纵感情,而是逃避感情”,是以一个人有感情为前提的,无情确实没有诗的产生。“诗是心的歌”一方面道出中国诗歌抒情的伟大传统,另一方面表明一个人拥有“诗心”的重要性。顾随先生曾说:“人可以不为诗人,但不可无诗心。此不仅与文学修养有关,与人格修养亦有关系。”诗心者,永远保持住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,去全身心拥抱生活。在汽笛声声的“亲切的呼唤”中,我们跟随诗人沿着梦想的轨道,继续前行。

润,声如洪钟。

“只要身体没病,睡多睡少,你尽可由着点它,这样就好活了。”老者补充说。

老者的话,我的那位老兄不是听进去了,不清楚。但那句“由着点它,就好活了”,就像一句偈语,照亮人心。再回到柳宗元的《种树郭橐驼传》,郭橐驼说:“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,能顺木之天,以致其性焉尔”。翻译过来,郭橐驼的大意是,我其实没多大的本事,让一棵树活得好好,我不过是能顺应树木生长的天性罢了。”

顺应生命的天性,就是对生命最基本的尊重。汪曾祺先生有一小品文,是写栀子花的。“栀子花粗大,色白,近蒂处微绿,极香,香得掸都掸不开,于是为文雅人不取,以为品格不高。栀子花说:‘去你妈的,我就是这么香,香得痛快快快,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!’”哈哈,我喜欢这股快意恩仇。



## 冬天

(组诗)

## 立冬

鸟雀在寒风里筑巢  
父亲在后屋院劈柴过冬  
高低起伏的田畴笼罩着雾霭  
山顶上的悬空寺  
真的像悬浮在天空中

流水还没停下奔腾的脚步  
草木对世人的冷暖漠不关心  
只有母亲在深夜为我纳鞋鞋底  
寒冷从母亲的针孔里穿过

光秃秃的树枝  
很快要披挂上今年的雨雪  
一匹马在雪野奔跑  
那时二哥从河滩上归来  
他把船停泊在枯萎的芦苇荡里

风向着没有风的方向吹  
抬头天已黑透  
夜晚再一次降温,一个比往年  
更寒冷的冬天开始了

场院的草堆在牛嘴里越来越矮  
吃草,弯角挑着远天的冷月  
厨房灶膛的柴火烧得通红  
黑夜的影子在恍惚的油灯下晃荡

## 小雪

今天没有下雪  
是日历向人类撒了个谎  
但天还是出奇地寒冷  
早晨的雾霭笼罩着村庄  
站在门口的父亲打了个冷颤

一股冷空气由北向南而来  
北风呼啸,怀上了风雪  
一场雪正在赶来的路上  
我似乎听见了雪的脚步声

往山上走,羊,雪一样  
闪跳。老羊信裹紧了棉袄  
他一边放羊一边不住地  
把光阴往他的烟袋窝里填

晌午,外地来的货郎  
沿村叫卖着。他在村头稻场上  
歇下担子,有几个抱小孩的  
妇女,正围着讨价还价

黄昏,天边飘着几朵灰色的浮云  
鸟雀叽叽喳喳地叫着  
像几个陌生的词语在争吵  
那时没有人能够扶起一条马路  
但风把一缕炊烟扶上了天空

## 大雪

落雪了,刚落下来的雪  
是热雪,在地上还  
冒着热气。雪有多温热  
大地就有多寒冷

雪均匀地飘落,不计后果地  
下着,在空中旋转半天  
才悠悠地落下来  
一层层覆盖着村庄的屋顶  
穷人的屋顶压不起过重的雪

寒冷在一天天加剧  
雪,高于屋檐,低于天堂  
磨坊和谷仓远远地立着  
老房子像突然有意矮下身去  
一朵雪花擦亮了满屋的灯火

站在村口看远处的雪山  
大雪漫过一道道起伏的山梁  
山中的老树被雪压折了  
山顶上的雪直通苍穹

一片雪会融化在途中  
两片雪会抱着取暖  
劈开一片雪花,手提刀斧  
的人,要在雪中取火

## 冬至

天越来越冷,零下10度  
是这些年少有的低温  
雪落三寸,地冻五尺  
山岭凝冻在它的耸立中  
芦苇冻僵在它的摇曳里

天上最轻的雪,落到  
地上是最重的寒冷,雪花是  
六角形的,昨晚的月亮是圆的  
于是我有了哲人的发现  
雪花的寒冷是月光的六倍

“好冷!”,出门担水  
和洗菜的人,都这么喊  
他们在村口留下的脚印  
很快又被风雪抹掉  
屋檐下悬挂的冰凌,多年后  
被我们称为岁月的骨骼

门前的路打滑  
弟弟穿着笨重的棉袄  
出门摔了一跤,滑出去  
很远,一下从冬至  
滑进了小寒

## 小寒

七爷硬是没熬过这个冬天  
深夜一盏冰凉的灯火  
照着他死去,三片雪花  
把他抬进了土里

小寒,名曰小,实为最  
雪停了,但天冷到了极致  
一个人在冰天雪地里行走  
从头顶冷到了脚趾尖

寒冷可以称重,黄昏没有  
斤两。夕阳的坠落,给河流  
带来了晃荡。一列火车  
跑进黄昏,瞬息穿过村庄  
和万顷倒伏的芦苇

小河流淌的声音凝固了  
流水和残叶冻在了一起  
一炉火也能被冻住  
黑夜像被冻住了  
鸡叫了几遍,天还没亮

飘飘忽忽的云彩悬浮在半空  
林中的夜鸟惶惶地叫着  
乡村寒冷的夜,黑得让人害怕  
飘零的草叶提着过往的风声

## 苦竹青青都是情

□ 邓俊松

到很远。

学校的主食为三餐苞谷面饭加合渣。每次放学回家,每个学生都从家里带来一定数量的苞谷面,交总务部门称重记账并转换成饭菜。菜只有一种,那就是由学生们上交的黄豆磨成的合渣,是一种豆浆加青菜类的叶片切丝混合煮成的流食。可能今天很多人视之为美味,但我们学生时代吃的合渣因为缺少油水而显得寡淡。还别看不上这道菜,那时我们八人或十人编为一席,每餐围在放置于操场上的盛合渣的木盆周围,由老师指定的席长,一瓢一瓢地分给大家。条件好点的家庭,会为孩子准备一些榨干辣椒肉丁的“小菜”,这样餐食就变得柔软可口一些。因湿度过大或放置时间较长,苞谷面会生绵虫,蒸出的饭里偶尔漂起一些绵虫吊吊,即使这样,简单处置后我们照吃不误。为了改善生活,有的学生从家里带一些黄豆,找一处河边的细沙地,生出豆芽菜来佐饭。还有胆子大的,找一个河岸边的石臼,生一炉炭火煮上一坨腊肉,下课后进约几个同学,就着“火锅”吃一大碗苞谷面饭,满口生香,从此人间再无美味。

1987年师范毕业后,我回到苦竹坪教书成为“公办教师”,记忆中的三件宝是泡台灯、煤油炉、炭火盆。那时供电水平低,“线像蜘蛛网、灯像南瓜花”,只能用泡台灯也叫煤油灯来保证照明。煤油炉用来做饭,煮米、炒菜全靠它,相当于今天的燃气灶,只是效率很低。烤火盆则用来生火取暖。每当夜晚来临,学生们四人一桌,就着一盏煤油灯开始上晚自习。没有课的时候,我就待在十几平方米的斗室里,打水仗、扎猛子,学生们趁着这个机会放松自我,欢快的笑声传

到很远。书兴起,也投递一些小文章给报社,一旦发表会兴奋好一阵子。娱乐项目也有不少,像篮球、乒乓球或者打传统型花牌等。热闹点的是我们依托学校唯一的一架风琴,组织起一支小乐队,带着学生们学唱那个时代的流行歌曲《十五的月亮》《血染的风采》等。重要节日还组织师生联欢会,吸引不少周边群众前来围观。记得一次老师乐队为学生大合唱伴奏时,老师以严肃的表情摇动两个沙锤的样子,引得现场人群一阵阵笑闹。1996年前后,我们两口子先后来到县城教书。工作几经变动,环境不断变化,但魂牵梦萦的仍是那块和我的人生历程有着十年交集的苦竹之地,有些记忆已深深印在生命的年轮中。

2018年底我为陪伴女儿上学调到宜昌上班,结交了更多朋友,并遇见了很多同苦竹坪有渊源的人。当年的花样少年,如今都已人到中年。2021年我女儿参加高考,被北京大学录取。大家聚在一起要我介绍经验,我想说,除了孩子自身的天分外,更多的是引导孩子养成一种吃苦耐劳、永不放弃的奋斗精神。

正是凭借这种吃苦进取的精神,一茬茬从苦竹坪走出来的老师、学生,在各自的领域成长进步,有的成为高校的博士生导师,有的将公司做成全国连锁店,有的做强涉农企业助力乡村振兴……无论身在何方,他们一定记得苦竹坪的那方山水,一定记得承载青春梦想的土墙黑瓦,一定记得那几棵年年绽放吐香的青绿楠树。

见过青青苦竹风景的各位亲人,你们可还安好?我会一直怀着骄傲,注视你们,想念你们。